

在中心的边缘

时间是什么?

◆南妮

让思想拐个弯

歧视

◆顾土

美国影片《时间规划局》的构思相当惊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每个人只能活到25岁。要想再活下去,就要想尽各种方法。时间仍然是可以拿金钱来换的,一对钻石耳环典当出去,才换来24个小时的生存量。排队在时间银行借贷的,也是时间。分期付款,加利息,让我再活几天吧!杀人也是为了时间,把被杀死了的那个手臂上标识的剩余时间,立马输到自己的手臂上。原来的几小时加上夺来的几小时,可以再苟延残喘一阵子。电影中每个人手臂上那不停闪动的绿色数字,首先就触目惊心!

3天,1小时,半小时,10分钟……当生命以天、小时、分钟来计算时,

本埠生活录

本埠天热,想寻个清静地方避避,又不想飞太远,就去了东京。那日晃去轻井泽,不过离东京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名动四海的避暑胜地,山中清绿幽深,凉意津津,极适合穿件布衣携友人的手,散漫地晃。中午吃什么呢?友人问。抬头看见荞麦面屋,想也不必想,就是这里了。

那间荞麦面屋,不过寻常山里的一面馆子,极小,极精洁,菜单子呈上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四种不同荞麦粉,手工打制的面条罢了,再有便是野菜天妇罗,其他就没什么了。跟友人沉吟一下,点了不同的荞麦面,有连粉带皮的,有纯麦芯子的,有店家自己勾兑的,等等,讲究得腰细。野菜天妇罗倒是先来了,油炸的蔬菜,已经很奇怪了,而卖相竟无比清俊,毫无油腻之气,想想这是山中小馆的出品,心里还是震动的。吃一片南瓜天妇罗,烫极烫极,酥脆软糯,南瓜的香,喷薄而出,实在俊逸。日本菜大多寥寥数枚,点到为止,不堪痛吃,很禅。那一盘子野菜天妇罗,不过五六件而已,却吃一件,是一件,偏有说不尽的饱足。

然后便枯等,等荞麦面来。顺便看看野眼,隔邻桌上的吃面客人,人人肃穆,屏气敛神,专心致志,还是那个字,很禅。想想看,若是跑到山里,吃碗大肉面雪菜面糖醋排骨面,一是不可能

西南的琐事尘语

2009年夏天,我在短篇小说《女贞树的气息》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最后的一点晚光挂在女贞树的后面。等夜色完全降临之后,女贞树特有的苦涩的香会更加浓郁。前两年,在这一片那么多的楼盘中,邱沐雨对父母说,就买这家嘛。在她列举了楼层、户型、朝向、物管和周边环境等诸如好处之后,父母听从了她。其实,她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个小区遍植女贞。现在,齐着她位于二楼的房间外,就是一棵女贞树,那种苦涩的香味总是往她的房间里蔓延……”

邱沐雨是小说主人公,一个性格清淡但有点拧巴、总是口不对心的女孩儿,所以我设计她喜欢又浓又闷的女贞香。我周围有朋友就特别喜欢这种花香。

我自己一直不太喜欢女贞香。香花里面,玫瑰、茉莉、米兰、腊梅、水仙等淡香当然是喜欢的,浓香型的比如百合、黄果兰、栀子等,我也很喜欢。至于说更淡的兰草,那香气太飘渺太隐约了,我基本上捕捉不到,也就无从感受了。

女贞香对我来说,除了浓之外,还多了一个闷,太有重量了,花开时

生命的焦灼感与紧迫感也就出来了。想多活哪怕一分钟,是所有人的奋斗目标。虽说各自施展的手段有所不同。

时间等于金钱这句习惯用语,在此反过来呈示,让人立时顿悟:时间显然是比金钱更可贵的家伙,谁拥有的时间最多,谁才是最大的赢家。

假如每个人都能活上100岁的话,100只是25的4倍。电影虽是科学幻想型的,但里头的哲理对我们一样具有冲击。时间量拉长以后,紧迫感与焦灼感似乎也被稀释——但那种本质上的催逼怎么不一样?现实生活跟电影不同的是,100岁就是每个人的上限。时间的有价值与无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了。属

东京吃面记

如此精洁,二是不可能如此肃穆。

良久之后,荞麦面来了,冰凉,笔挺,澹泊得半点噱头都无,呵呵,如此一盘光秃秃的面,沾调味酱油汁而已。而一口下去,友人跟我,纷纷惊喜满面,频频颌首,嗯,厉害的。荞麦面怎么个厉害法呢?想来想去,委实不好形容,如果我能够圆满地形容出来,大概也就不会迷恋这一口了。说真的,每次晃到日本,第一餐,顶顶想饕餐一把的,就是如此这般的一盘子净素荞麦面。那种素朴到极点的厉害,有时候,反而是钻心刻骨的。想想看,这个人世上,还有多少东西是素朴的呢?想求点素朴,真亦是极难的事情了。仿佛人间的深情,最素朴的,当是母子之情,天然净素,便有了致远之力。我对荞麦面的倾倒,大致如此仿佛。

东京另一碗让我牵挂的面条,就更奇怪了,估计全世界除了日本,无处可食。这碗面,是意大利面,明太子意大利面。非常奇异的口味,明太子密密裹着的意大利细面,撒满细切的紫菜,浓浓的柠檬汁挤下去,天啊,多么腥,多么怪异的口味,多么繁复混杂的口感,次次一举就击溃了我。真的,在日本晃来晃去,凡吃意大利面,从来不需要开动脑筋,独沽一味明太子意大利面就够了。

女贞香

◆洁尘

节径直压过来,让人无处藏无处躲。但在成都,女贞是最为常见的行道树和庭院植物,到了初夏,米粒一般的小花簇拥而成的一蓬一蓬的白花,就像雪一样地绽发在枝头;而那种特有的浓香,也成了初夏的一个标志。如果说淡淡的花香是渗透,浓浓的花香是弥漫的话,那么女贞香我只能用“熏”这个词,浓厚又尖锐,很有攻击性。

前些天,在早上遛狗途中,经过一丛开满了花的灌木,浓香扑鼻。想,又是女贞;再一想,不对啊,女贞是乔木啊。越想越不对,突然间对自以为挺熟悉的这种植物感到迷糊了。我用手机拍下这丛花,放到微博上,请教植物达人们。

微博上喜欢植物的人很多,也不乏高手,更多的是像我这样的菜鸟。有人说,丁香,肯定是丁香。丁香派的人有的说是毛叶丁香,有的说是暴马丁香。当然不是丁香,但这话并非完全不靠谱,因为丁香和女贞的花和叶都很像,看照片容易混淆。

还有人上来说,有人赌咒发誓地告诉她这是米兰。这个就错得太离谱了。

经各方意见综合后,我确定这

于你的个人时间越多,你的生存质量就越高。也有人不这样算,他们说如果你的时间不拿来赚钱,你的时间就是浪费掉了,有跟没有是一回事。

怎样享受你一生的时间,简直是面对每个人的一道智力测验。

我的高中老师在某一次聚会时说,“人生是张一百元的话,我已经花了75元啦!”他的话是我第一次因为把钱与时间联系起来后产生的震惊。太形象了。时间也像是钱,一百元握在你手里,要买什么,是由你而定的。一旦花出去,就没有了。

诗歌口香糖

◆严力

→交通规则严谨
司机有自我检查的
修养习惯
也就是说
每天都有车祸请假

→听力没有了
还有理解力
理解力没有了
还有自然力
自然力没有了
剩下的就是暴力

→看电影的另一个效果就是
不管音响和动作如何立体
甚至不用抓住座椅的扶手
屏幕上的任何灾难
都会被安全地熬过去

→当现实语法
昏昏欲睡之时
现代诗里的动词
就会先动起来
图的是汗水淋漓
悟的是先知先觉

→人类的痛苦
游出了源远流长的河道
鱼群在接着游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269期

的确是女贞。女贞有灌木和乔木两种,都开这样的白花,都这样浓香。我平时少见灌木女贞,常见乔木女贞,所以一时迷糊了。

在成都,女贞这个学名很少被人说起,它被称为“爆訇蚤”。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有一说是爆訇蚤原是贵州地区土家族、布依族的过年习俗,将女贞的枝叶捆夹在稻草中点燃,就会有如同鞭炮一样的噼里啪啦的炸响。女贞到了三四月的时候,枝干上会生出一种蜡虫,蜡虫长成之前在一种叫做“没石子”的软囊之内。在蜡虫破囊而出之前,人们取下没石子,装包(一包大约200克左右,这一包旧时需耗银半两至一两)。买了蜡虫后的衣人,用桐叶把没石子包好悬挂在蜡树上,一棵树大概悬挂二三十包。之后蜡虫成熟,破没石子而出,爬到蜡树的枝叶上,分泌出厚厚的蜡液。待蜡虫死后,人们取下裹满了蜡液的蜡树枝叶,熬炼后制成白蜡。据说,古时四川白蜡是全中国最好的,还出口欧洲呢。

我微博上贴的那丛灌木女贞的帖子一直陆续有人上来说话。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说法,说是“正确答案:小蜡”。

歧视,照字面的解释是不平等地看待别人。在我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歧视是公开的,而且还很受鼓励。出身不好,在人生的各种关键时刻就会被另眼相看;某人有问题,人人理所当然地避而远之,只有大批判、来运动时才被关注。

那个时代,讲究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讲究的人自然也被歧视,以致这样的人几近绝迹,大家好像特意都摆出一副粗粗的模样,似乎这才是“优秀品质”。去农村劳动,中午吃饭在地头,刚刚抓过大粪的手直接伸向贴饼子,还受到黑板报的表扬,说这是“不怕脏”,而水渠就在附近,如果谁刻意跑去洗洗手,肯定被歧视。不过,歧视这个词当时的使用频率并不高,大概歧视过于普遍,说出来就等于自己形容自己了。

近些年,在舆论里,大家对歧视都很歧视,哪里有了歧视,立刻可以作为新闻传遍网络,然后人人人口诛笔伐。其实,歧视常常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只不过有的时候比较隐蔽,有的时候没藏住,就冒了出来。马路上开破车便宜车的,基本被歧视;在重要场合、乘公交、骑自行车、走路来的,想不被歧视都不行;在消费场所,不敢高消费或者不能高消费的,也往往被歧视。当然,假如开好车的、敢于高消费的一旦出了事情,也享有同样的待遇,宝马车、富二代、住豪宅,都会在事件中特意被

钢笔画世界

加拿大维多利亚

杨秉辉 画\文

维多利亚市在加拿大太平洋岸温哥华岛南端,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会。维多利亚市区人口只7万,连同郊区合计亦只30万人而已。该市为保留英国传统小城的格调,市议会立法禁建高楼并努力保留旧时建筑。市内花木繁盛,处处花坛蜂蝶飞舞,家家窗前鲜花争艳。行走在花园锦簇的大街上,不经意间,可以见红色双层公共汽车、旧式观光马车叮当而过,令人有在英伦某地之感。图为维多利亚港口风光。

总是想得太多

看一个好手艺的人有条不紊地干活是种享受。于是,我在日剧《深夜食堂》中不厌其烦地看那个小饭店的老板摊鸡蛋卷,熬猪肉豆酱汁,把红肠煎成一条条小章鱼的模样,或者只是冲一碗茶泡饭,然后在白米饭中心郑重地放上一颗艳红的腌梅子。当然,他不是什么米其林三星厨师,只能做几个小菜,但对夜半饿了、累了、伤心了的客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一碟家常菜更切实的安慰。最让人心安的是他不多话,活到一定的年纪,大抵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也就没有什么好聒噪。来来去去顾客的悲喜和故事,投进他这个深潭,最多也就是几圈涟漪。然而沉默的人一旦开了口,却又是诙谐、意味深长且分量十足的。

我在名古屋的时候,也遇见过一个这样的中年人。他是学校里的理发师。小小一间理发室,就

拔出来加以歧视。

歧视,究竟是贬义词还是非褒非贬的中性词,我也一直存有疑惑。因为有些事情被歧视未必就不好,甚至还有正面的作用。在香港地区、新加坡,随地吐痰、当街打赤膊、高声喧哗,即便不被罚款,也会受到强烈歧视,于是,这样的事情少而又少。我曾经在香港的一家茶餐厅看见邻座的一位中年食客的脚离开了鞋子,正准备伸出来,当他发现我的目光后,立即将脚缩了回去,那惭愧、惶恐的眼神我至今难忘。可是,假如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四周的人又都是一副可有可无的模样,或者想歧视的人寡不敌众,被歧视的人又占多数,那龌痰、光膀子、大嗓门就不能不成为主流。10年前我站在马路边等斑马线上的红绿灯,曾被一位好心的交警询问,您有事吗?我红着脸,赶紧说没事,然后一头闯了过去。如今过马路时坚持等过街灯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能算多数,那些不等的心里是否歧视那些等的,管他们叫傻冒,我不知道。但是,拐弯的汽车歧视过街的行人却是事实。他们不但要抢在你的前面,挡住行人的去路,万一没抢过去,还会对着行人猛按一通喇叭,好像人让车天经地义,车让人违法违规呢。

面对陋习丑行,不能不加以歧视,否则,久而久之,他们就美丑不分,黑白颠倒,还以为自己美得不行了!

小店中年

◆戴蓉

他一个人打理。开始是图省事,他的技术却超出我的预料,只用一把小剪刀,完全不用梳子配合,不徐不急地剪,完成后头发没有一丝刚理完发的怪样。他也没有什么话,只要我不找话说,理发室只有剪刀的轻响。静默于我是大慈悲,去理发最怕坐下来三分钟不到就有人使劲撩拨你又染又烫或者做个全套护理。理发室绿意森森,角落里种满棕竹、绿萝和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盆栽。冬天里看见他坐在一堆绿色植物边上晒太阳,让我想起《人险师》里那个老师傅,看淡生死却不忘享受生活,在阳光房里大啖烤肉,日常生活里的英雄主义就在一草一木和一蔬一饭之间。

独自凭手艺开间小店,打发中年时光的最好是人,压得住场面经得起流年。如果换成上了年纪的老板娘,不知为何总给人急暮凋年的凄惶感。